

第一辑

曹州地方戏



获奖剧本选

菏泽地区艺术研究所 编

前 言

菏泽素有戏剧之乡的美称。戏剧活动历史悠久，早在元、明时期，梆子戏就以四大声腔之一而名噪全国。在二十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初期，我区的戏剧事业发展到鼎盛时期，剧团、剧种之多在全省乃至全国可谓绝无仅有，剧团数盈满目，遍布城乡，山东梆子、柳子、大平调、四平调、两夹弦、枣梆、大弦子等十余个剧种各领风骚；名伶辈出，宋玉山、窦朝荣、申德高、黄儒秀、刘玉朋、张全臣、韩宝兴、赵义庭、黄云芝、郭盛高、张玉霞等一批优秀演员，唱、念、做、打俱佳，演红黄河北；专业剧团曾多次参加全国、华东、全省的戏剧观摩活动，并多次晋省晋京汇报演出，受到国家领导人、专家的亲切接见和好评。进入八十年代，全国戏剧滑坡，剧团不景气，而我区的各表演团体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在困境中奋起，不仅坚持到基层为群众演出，而且还创作了不少优秀剧目，或赴京、晋省演出，或参加全国、全省会演、调演，均获得好评和好名次，为我区赢得了荣誉。戏剧，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事实证明，我区优秀的传统戏剧文化光辉灿烂、多姿多彩，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是我区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各类剧团在长期的演出活动中，涌现了大批优秀剧目。地区艺术研究所组织人员对一些剧目进行搜集、整理、加工，历经一年，出版了《曹州地方戏获奖剧本选》，共20台戏。作品既有传统剧目，又有新编历史剧，也有现代戏；既有晋省晋京汇报演出获得好评的剧目，又有参加全省、华东、全国举办的戏剧活动获奖的剧目。作品题材广泛，思想取向健康向上，洋溢着时代

精神，倡导了先进思想，反映了人民的心愿，结构清晰完整，人物形象丰满生动，故事情节合情入理，真切感人，语言自然、流畅、活泼，艺术形式新颖，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不愧为优秀剧目，值得一读。

出版《曹州地方戏获奖剧本选》旨在弘扬我区优秀传统文化，向广大读者特别是戏剧爱好者介绍丰富多彩的曹州地方戏剧，向戏剧理论工作者提供一份可做参考的研究资料，为艺术档案充实新的内容。

艺术研究所编辑《曹州地方戏获奖剧本选》的本意是唤起更多的观众。目前，青年人喜歌舞，而对戏剧爱之者不多，知之者甚少，一些中年人也疏而远之。但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对戏剧这份宝贵的遗产就不能不观看、学习、研究和批判的继承。做为一个菏泽人，如果对家乡戏剧一无所知，也未尝不是一种耻辱。一位省领导说得好：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戏剧，若在这一代失传了，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后代。为此，拯救振兴发展戏剧事业，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要社会各界积极关心支持，那么就会再创我区戏剧的辉煌！

王忠美

一九九六年元月五日

目 录

黄牛分家	武斌 李怀仁整理	(1)
黄桑店	山东省戏曲工作组整理	(25)
两架山	郝福云 朱剑 武斌 葛振民 段玉清整理	(46)
栖梧山	山东省戏曲工作组整理	(76)
万紫千红	张彭 武斌	(100)
拴娃娃	武斌 徐原整理	(155)
三拉房	武斌	(167)
牡丹向阳开	菏泽专区戏曲编导室	(179)
向阳人家	曹县四平调剧团编导组 菏泽专区戏曲编导室修改	(222)
相女婿	王岳芳	(243)
后娘心	吕厚龙	(266)
牡丹案	马家振	(314)
红果累累	孔凡凯 武斌	(361)
春暖梨花	胡贵云 张广文	(411)
汉阳案	王岳芳 武斌 葛振民	(448)
拾爹嫁娘	祝兆明	(488)
乡下娘们儿	马家振	(515)
生儿容易养子难	王岳芳	(555)
张三李四	马家振	(600)
柴学进	马家振 田恩众	(652)

黄牛分家

武斌 李怀仁整理

人 物

卢万仓 男，六十多岁。
卢 氏 女，三十多岁，卢万仓的女儿。
孙守义 男，十四、五岁，孙守仁之弟。
黄 牛 金牛星转世。
孙守仁 男，三十多岁，卢氏的丈夫。
张半朝 男，五十多岁，孙守义的舅父。

第一场

[卢氏家。卢氏上。]

卢 氏 （数板）千当家，万当家，
提起当家乱如麻。
天天我得早着起，
柴米油盐酱醋茶。

我，孙门卢氏。自从我过得门来，二老公婆下世而去，撇下小二年纪幼小，这几年眼看成人长大，不久就该娶妻。到那时这份家业，不就叫他分走一半吗？这该咋办……？（低头想介）

[卢万仓上。]

卢万仓 （数板）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稀哩哩，哗啦啦，

拐弯抹角来到啦。

门还关着哩。家里有人吗？开门！

卢氏 谁呀？（开门）这不是俺爹来啦？

卢万仓 妮啊？来啦！

卢氏 爹！你上家里去吧！

卢万仓 好。妮，接篮子。

卢氏 爹！你来就来呗，你还拿啥咋？

卢万仓 那儿拿啥啦？拿了几个鸡蛋。

卢氏 这鸡蛋，您老两口子喝鸡蛋茶呗！

卢万仓 还有半封果子。

卢氏 这半封果子，还不留下叫俺娘压咳嗽？

卢万仓 看你娘啥没吃过！还有小外孙哩！

卢氏 爹，你这几天怪好不？

卢万仓 这几天一点病也没生。

卢氏 俺娘，俺兄弟都怪好不？

卢万仓 你娘也很好，你罗头兄弟跟小欢虎一样。（看天）天也不早啦，我看看小外孙就回去吧。

卢氏 你看俺爹光说笑话。这能叫你老人家回去不？弄好的过过饭时再走吧！我去给你老人家做饭去。

卢万仓 妮！可别多做菜。

卢氏 爹！我去做饭没谁陪你说话，你去找俺二大爷啦呱去吧。你坐一会快回来，别叫我做好饭等着你。（下）

卢万仓 好，好。我听人家风言风语的说俺闺女这不好，那不好，今天一看，还怪好哩！像这样闺女要有几个，在这个闺女家住烦啦，再到那个闺女家住几天。三住五不住的，一个荒吞就搬过去啦。（看房子）这些天没来，俺妮家

盖的房子还不错来！东屋啦！（内声：东屋）西屋！
（内：西屋！）（警）嗯！这是应声，大哥？（内：哎！）
这不是一些老亲家呀！（内：老亲家轻易不来，来坐会
吧！）好，我就来坐会儿。（下）

第二场

〔山野。〕

〔孙守义赶牛上。〕

孙守义 （唱）我哥哥离家下出外讨账，
我嫂子她命我去到深山。
吃罢饭牵黄牛山坡来上，
青草地绿油油我心好喜欢。

老黄牛，这有一片好草，你在深山里好好吃草，我睡一
会，你可别吃人家的庄稼苗。要是吃人家庄稼苗，人家
骂我，我可狠狠打你！我睡一会，别惊了我的瞌睡。

（义上山睡介）

黄 牛 （两边望门，作叫声）
（唱）老黄牛在深山开口讲话，
二东人靠前来可别心惊。

孙守义 打妖怪呀！打妖怪！

黄 牛 那来的妖怪！

孙守义 你不是妖怪，怎么会说话呀？

黄 牛 我本是金牛星，贬下凡来。你跟你兄嫂过活，也不是长
久之计。我有心帮助你成家立业，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孙守义 咋？你帮我成家立业？你别胡弄我啦，胡弄下我去你就
把我吃啦！

黄 牛 要吃你，我早就把你吃啦，别害怕，下来吧！

你守义 你要真不是妖怪，我叫你咋着，你就咋着。你头朝那！
（指介）卧下！（牛卧下）你可别动，别动！我下来，
让我摸摸你！（急上去抓住牛角，笑介）我可不怕你啦！
（稍停）你真不是妖怪呀！那你帮我成家吧！（内喊：
小二，小二！）咋啦？（内：您家有客啦！快回家吃饭
去吧！）俺的牛哩？（内：我给你看着。）哪你呢？（
内：我吃罢了。）老黄牛，咱家来客啦，你在这里等着
我，我一会就回来，回来咱俩再说话。（下）

黄 牛 （唱）我一见二亲人扬长去了，
此一番回家去定把气生。
（下）

第三场

〔卢氏家。卢氏正在收拾桌椅。〕

卢 氏 （唱）抹抹桌子摆席面，
一碟子一碗摆的鲜。
我把鱼肉摆桌案，
一碗大肉摆中间。
一桌席面摆完毕，
请来爹爹把饭餐。

这饭做好啦，俺爹怎么还不回来呀！光顾说话连饭也忘了吃啦。我去喊喊他去。爹！吃饭了！

（内：老亲家，您闺女叫你吃饭哩，你就在这里吃吧！）

卢万仓 （上）不不，走，跟我吃去吧！（内：不，你走吧！）
俺妮！

卢 氏 俺爹！你光顾的说话啦，连饭也忘了吃啦，回家吃饭去吧！

卢万仓 （进门见英）妮，你家里今天还有外客呀？

卢 氏 没有外客，就你老人家自己。

卢万仓 做这么些菜老爹我能吃了啦？

卢 氏 哪有多少菜？叫你老人家弄好过过饭时呗，你老人家请
来上坐吧！

卢万仓 俺妮，你还灌酒作啥？

卢 氏 你老人家轻易不来。

卢万仓 妮，你喝盅呗！

卢 氏 爹，我不喝。

卢万仓 （喝介）这酒真好！（看介）妮，这是肉呀？

卢 氏 这是肉。

卢万仓 看，这肉多好，合合沙沙的！妮，你吃块吧！

卢 氏 爹，我不吃。

卢万仓 （吃介）

卢 氏 爹，这肉烂不烂？

卢万仓 肉稀烂！

（唱）闺女她真孝顺合我心愿，

七个盘八个碗样样新鲜，

又有肉又有鱼还有鸡蛋，

恨不能吃一顿饱上三天。

孙守义 （上唱）二样说俺家中来了亲眷，

看一看他是谁到俺家园。

嫂子开门！

卢 氏 爹，门外有人叫门，我看看是谁？

卢万仓 妮，你看看去呗。

孙守义 是我，嫂子你快开门吧！

卢 氏 （开门）二兄弟，光你回来啦，那牛呢？

孙守义 在深山里来。

卢 氏 牛在深山不吃人家的庄稼呀？

孙守义 我给人家工换工啦。

卢 氏 我做好饭啦，吃饭去吧！

孙守义 嫂子，做的啥饭哪？

卢 氏 穆子窝窝蘸辣椒，越吃越上膘，还有米汤。在厨房里来。

孙守义 噢，穆子窝窝蘸辣椒，越吃越上膘，还有米汤。俺吃饭去哩！（卢万仓作酒饭声）嫂子，咱屋里有客啊？

卢 氏 没有客，吃饭去吧。

孙守义 准不中呗，我听着屋里喝酒喝的吱吱哩，吃的咩甜咩甜的，哪能没有客？你快给我说谁来啦？

卢 氏 你卢老伯来啦，来看你小侄哩。

孙守义 真的俺卢老伯来啦？嫂子，我说你就是说你啦，俺哥不在家，再说俺也是个当家的人呗，俺要不给他老人家见过礼，人家不说俺读过书的小孩不懂啥吗？

卢 氏 等着吧！（向仓）爹！

卢万仓 啥事？

卢 氏 俺二兄弟来啦，他要给你见个礼来！

卢万仓 二相公回来啦？叫他来呗。

卢 氏 叫你去哩。

孙守义 卢老伯哪里，卢老伯！

卢万仓 二相公！

孙守义 卢老伯在上，我给你作个揖。

卢万仓 不作揖，不作揖。

孙守义 卢老伯，我给你磕个带尾巴的头吧。

卢万仓 不磕头，不磕头。

孙守义 老伯你好吧？

卢万仓 好！好！

孙守义 你好我也好。

卢万仓 我还没有问你哩。

孙守义 俺问罢你啦，恐怕你耽误了，我给你消出来啦。

卢万仓 耽误不了。

孙守义 咱俩都好。

卢万仓 看二相公多精，（看义）你咋这样打扮？

孙守义 老伯，我打牛腿去啦。

卢万仓 啥叫打牛腿？

孙守义 老伯，你不知道，俺哥顾的个放牛的下工啦，俺嫂子说不叫俺上学啦，叫俺放牛去啦。

卢万仓 噢！二相公真精，牛呢？

孙守义 牛在深山里来。

卢万仓 那他不吃人家的庄稼苗啊？

孙守义 老伯你不知道，我给人家工换工啦。

卢万仓 啥个是工换工？

孙守义 老伯，你不知道啥是工换工？深山放牛的小孩多着哩，人家回家吃饭我给人家看着，我回家吃饭人家给我看着，这就叫工换工。

卢万仓 噢！还是读过书的人知道啥。哎，二相公，你看你哥不在家，看你嫂子给我做了多些菜，你陪着老伯吃点吧。

卢氏 你看俺爹，我给他留着哩！

孙守义 俺嫂子说啦，给俺留着哩。

卢万仓 给你留的啥饭？

卢氏 一样，一样！

孙守义 俺嫂子说啦，糁子窝窝蘸辣椒，越吃越上膘，还有米汤。

卢万仓 来，你陪老伯吃点吧。

卢氏 你看俺爹，我给他留着饭哩。

卢万仓 （拉女手）嗯，嗯。

孙守义 老伯，俺嫂子说啦，叫俺上厨房里吃去哩。

卢万仓 来吧，来吧！

卢氏 走吧，走吧！

孙守义 老伯，你看俺嫂子叫俺走哩，你别拉俺，俺走来。

卢万仓 快来吃吧，菜凉喽。

孙守义 那俺嫂子要吵俺呢？

卢万仓 有老伯在这儿，她不敢吵你。

孙守义 那，老伯请来上坐吧。老伯，我给你倒一盅。

卢万仓 二相公，我喝多会啦！你刚来，该你喝哩。

孙守义 不，俺不喝，辣。

卢万仓 你尝尝，不辣。

孙守义 不辣？（喝）哎呀！辣！

卢万仓 赶快叨叨菜，压一压。

孙守义 老伯吃个丸子呗！

卢万仓 你吃，你吃。

孙守义 我敬你一个。

卢万仓 老伯吃了多会啦，我不吃，该你吃哩。

孙守义 你不吃，我也不吃。

卢万仓 唉！好，老伯就扰你一个。

孙守义 啊呜。（填到自己嘴里）

卢氏 你狠吃吧，我给您卢老伯做点菜，都叫你吃去啦！你狠吃吧，你卢老伯走了，才给你算账哩！

孙守义 （唱）哭了声早死的二老爹娘，
叫了声早死的二老爹娘。
遭不幸二老下世去了，
撇下我家嫂嫂难为孩儿了！

（倒在地下撒娇）

卢万仓 二相公，正吃着饭你哭啥啦？

孙守义 （不理他）

卢万仓 （拉不起来，无奈）二相公，看这鸡屎！

孙守义 （惊起）哪有？

卢万仓 你正吃着饭哩咋哭啦？

孙守义 俺刚才说不吃，你要俺吃。俺说俺嫂子吵，你说有你在
这里，她不敢吵。俺一个丸子刚填到嘴里，俺嫂子说
啦：吃吧！吃吧！等你走了才给俺算账哩！（哭）

卢万仓 噢！您嫂子吵你啦？

孙守义 嗯，俺嫂子吵俺啦。

卢万仓 二相公，别哭，我去吵您嫂子去。不中，我便拐杖子打
她，好给你出气。

（向卢氏）俺妮！

卢氏 咋啦？

卢万仓 老爹没给你说呀？客（指女婿）不在家，二相公陪爹吃
顿饭多好呀！你吵人家咋？

卢氏 谁吵他啦？

卢万仓 你不吵人家，他就哭啦？

卢氏 那是他屈。

卢万仓 老爹千说万说咋就说不你心里去？可别吵人家啦！二相
公，你看我吵你嫂子了不？她没理，她要理我使拐杖子
打。来吧，来吧，再陪老伯吃点吧！

孙守义 俺不吃啦，刚哭罢，吃到肚里不好受。

卢万仓 唉！小孩家，不要紧。

孙守义 俺吃了，俺嫂子还吵俺不？

卢万仓 她不敢吵你啦。

孙守义 老伯，俺还能吃不？

卢万仓 能吃。

孙守义 请来上座吧。

卢万仓 来，再喝一盅。

孙守义 俺不喝啦，多会呃一点还辣哩。

卢万仓 呃一呃就辣，喝一盅就不辣。

孙守义 真的？

卢万仓 真的。

孙守义 （喝酒）辣！更辣！

卢万仓 赶紧叨叨菜，压一压。

孙守义 老伯，俺的牛还在深山里，你给我掰个馍泡泡，俺吃了
好去看牛。

卢万仓 好好好。

孙守义 老伯，我吃这。

卢万仓 好好好！

孙守义 老伯你先吃。

卢万仓 我不吃。

孙守义 你不吃，我吃啦！吃了还得去看牛哩。

卢氏 你狠寒吧，到黑喽，才给算账哩！

孙守义 （唱）哭了声卢老伯，

叫了声卢老伯

你抬头观看，

看一看你那里，

怎样难为俺了。

开言来我只把卢老伯问——

（扔筷子）

卢老伯，你姓啥？

卢万仓 傻不傻？喊着卢老伯还问姓啥，卢老伯姓卢呗。

孙守义 俺姓啥？

卢万仓 你姓孙。

孙守义 您姓卢为啥吃俺姓孙的饭呢？

卢万仓 咱不是好亲戚吗？

孙守义 噢，咱是好亲戚！你有个好闺女，你能吃，俺没爹没娘，俺不能吃。老伯，俺的肉香不？

卢万仓 哎，香！

孙守义 那是俺的钱割的。老伯，俺的馍豈不？

卢万仓 豈。

孙守义 那是俺的麦磨的。

卢万仓 好啦，好啦，二相公。

孙守义 俺的馍也豈，肉也香，你能吃，俺不能吃！你有个好闺女，俺没爹没娘，俺不能吃！你吃不了兜着，到家熬着吃，煮着吃，溜着吃。您一家都来啃俺，俺走哩。

（唱下句）二爹娘早丧命无人可怜。您有好闺女，您能吃。俺没爹没娘，俺不能吃，俺去找黄牛去哩。（下）

卢万仓 （唱）二相公哭啼啼出门去了，

这一回气的我小肚膨膨。

噢！你听听，你听听！二相公说这几句话，金钢钻子包饺子，馅不多，可真顶心呀！（向卢氏）你听见了没？这会他哭哭啼啼的走啦，这叫外人看见，这是啥话！爹没给你说过，二相公从小没爹没娘，你要待二相公好着点。整天价扎裹他衣帽整齐的，一出门您那婶子大娘就说啦：“看小二穿的多好，就是有他爹有他娘，也不过如此呗。你知道那是谁理料的小孩不？是卢老头。卢老头理料的闺女，人家能照弄路上理料哇”俺妮，

这句话，要叫老爹听见，我心里有多痛快呀！这话不说；我记得那一天，走到这西地里，碰见一个锄地的，一个抬粪的说啦：大哥，你知道刚才过去的那个老头是谁不？锄地的说啦：兄弟，那是谁呀？抬粪的说：那就是窑婆她爹！

卢氏 哪个血王八羔子说我是窑婆？

卢万仓 哎，爹刚说一句你就骂了，就是我说的。

卢氏 你说的？我……

卢万仓 你敢骂爹？

卢氏 我……没事。

卢万仓 嗯！我刚说一句，你就骂。你这样的闺女不孝顺，我这就走。咱这就断亲，永不上你家来。

卢氏 因为这点小事，你就跟我断亲？好，你不来我叫俺娘来。

卢万仓 叫你娘来？跟你娘俺是一家人，我叫她来，她能来！不叫她来，她也不能来！

卢氏 俺娘不来，叫俺罗头兄弟来。

卢万仓 你罗头兄弟是我的儿，我不叫他来他也不能来。

卢氏 你不来？

卢万仓 不来。

卢氏 俺娘也不来？

卢万仓 不来。

卢氏 俺罗头兄弟也不能来？

卢万仓 更不能来。

卢氏 好，我权当俺娘家死绝啦。

卢万仓 唉，俺一家人都给欢虎一样，你说俺家死绝啦。好好好，权当俺死绝啦！给我篮子，我这就走。

卢氏 （递篮子）给你。

卢万仓 鸡蛋呢？

卢氏 你小外孙煮着吃啦。

卢万仓 外孙吃了没事，你吃了就不中。（要走又止）妮，俺妮！我这腿在里边，你还有半个爹。我这腿往外一拿，你连半个爹也没有啦！

卢氏 你走吧！（关门）

卢万仓 怨不得人家风言风语的说你，你就是这样不孝顺。老天爷打大雷，抓这个妮子。（下）

卢氏 （开门见卢万仓远去），为了小二，我给俺娘家都断亲啦。这不行，我咋想个法，把小二害死？（想）不免回到厨房，饭内下毒，把他药死，好除了我心头之恨。

（唱）回厨房下毒药主意拿定，

孙守义再想活万万不能。

（下）

第四场

〔景同二场。〕

黄牛 （上唱）二东人回家去不见回转，
倒叫我老黄牛挂在心间。

孙守义 （上唱）我嫂子百般难为于俺，
无奈何找黄牛来到深山。

黄牛 二东人吃罢饭啦？（孙守义不语）二东人，莫非与谁生气不成？

孙守义 给俺嫂子。

黄牛 光给嫂子生气，那是小事，她还有害你之意。

孙守义 咋着，要害我？